

白水点灯

周伟◎著

“看么子啰？”

“白云赛跑呗。”

“听么子啰？”

“白水比歌呗。”

“有么子呷吗？”

“白米、白面、大白菜，
外加一壶老白干咧。”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白水点灯

周伟◎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水点灯 / 周伟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43-6730-0

I. ①白… II. ①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1819号

白水点灯

作 者 周 伟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730-0

定 价 49.80元

内容提要

本书收入的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们的酸甜苦辣和深刻的社会问题。有浓墨重彩抒写的时代风云，也有简笔勾勒的人世沧桑；有心灵深处的涟漪，也有田野之上的风情；有对芸芸众生世相百态的描绘与记录，也上演有啼笑皆非的闹剧与轻喜剧……作者用他自己那把特制的梳子梳理着人生百味，用他自己那面多棱的镜子映照出世相百态。

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塑造和故事叙说均有独到之处；语言精炼，蕴含深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而以小见大，一斑窥全豹。世道变迁、人事纷纭和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读罢让人或淡然一笑，或悲悯自生，或扼腕叹息，或掩卷而思。



目 录

CONTENTS

白水点灯	001
秀发已逝	005
安生记	008
我们的生活	074
水西村，水东村	089
妈妈，再叫声“小宝”	092
山那边	095
得福老汉	100
婆 春	102
兰花手帕	104
瘸 叔	106
多菟子	108
华仁懒杆子	110
七爷爷的梦	113
猪佬丁	115
万二爷	117

邱三儿	119
王四麻子	121
拐子胡同的门	122
简·爱	124
瘦成秋水	126
鱼 殇	129
鸡 怜	131
牛 魂	134
关于鞋的故事	137
乡村守望者	139
洪 福	143
手的姿势	146
报 答	148
轮 回	150
党 魂	152
父亲的铁盒子	154
红木梳子	156
九八七	158
夜色沉重	160
吹哨呼风来	162
我想飞	165
猪 事	168
上体育课	170
考 试	172
缘	175
我看到那根狗尾巴草	177
橘子红了	179
开口笑	181
瞧这一家子	183
汉老爷逸事	185

两老庚发财	187
才蔬巷纪事	189
麻会长	191
新局长	193
公安局长与小偷	195
关于匿名举报信的故事	197
眼 镜	199
徐老板订报	202
“文法官”	203
阿乐求职	205
王仁跑官	207
新世说	209
一元钱	210
讽刺小说二题	211
杲和先生	213
良民无奈	215
局长千金病了	217
乐此不疲	219
课 本	221
“换底”哪去啦	223
一日之内多少事	225
猪的感慨	228
到阎王殿一回	230

白水点灯

善塘村人爱讲一个“白”字——白云、白狗、白水、白米、白面、白菜、白炭、白话、老白干（酒）……

善塘村人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总是那样的安静和闲适。

“看么子啰？”

“白云赛跑呗。”

“听么子啰？”

“白水比歌呗。”

“有么子呷吗？”

“白米、白面、大白菜，外加一壶老白干咧。”

“讲个白话好吗？”

“张飞杀岳飞要不要得啰？”

“好咧！”

一讲就讲到后半夜，火塘里的白炭火还是红旺旺的一塘，围着火塘听白话的一个不走，还是那样地热情高涨。这时，不知哪家的白狗吠了一句，跟着有哪家的鸡懵懵懂懂喔了一声，有人说：“鸡叫了，狗咬了，泉老怪回来点灯洗澡了……”

天发白了。善塘村人又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泉老怪呢？他正香甜地进入梦乡。

泉老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睡也睡得香，看也看得开。爹娘死得太早，他现在根本记不得爹娘的长相了。他说，也好，就不会在梦中梦见爹娘，就少去念叨爹娘的疼爱，就少了好多思念之苦。他就还是那样

的快活。呷“百家饭”，他没有寄人篱下的感受，一天或几天换个口味，做客一样，哪家都是客客气气，好呷好喝好言好语。按理，他该是希望自己早日长大，报答乡里乡亲对他的养育之恩。可是，他确实没想过两回，总是想自己不长大该有多好！长不大，一村人都怜爱他；长不大，他不需要去回报；长不大，就不要去想事，他呷了睡睡了呷。长不长大，他自己是管不了的，他讲，看着看着就长了，他就是喝水也长肉。

长大了，就要把扁担横在自己的肩上。先是帮生产队担水，担水是队长玉用叔照顾他的，还记工分。担水只是一小早上的工夫，又近，队里的食堂到白沙老井不过五十米。他就不急，每回挑水他就要在白沙老井旁先看看井里的小鱼、小虾，还有几棵墨绿的丝草，看着它们游游晃晃地，眨巴着眼，伸着懒腰，到处张望。然后，再一下一下地去打水，提上水来后还要看那圈圈的涟漪。挑满五大缸，他就扁担一甩，回到小土屋里睡早床。太阳晒屁股了，他起了床呷了饭就开始遍地游走。常常是后半夜才回到他的小土屋里，常常跑到有月光的土坪里，一大桶一大桶白水从头顶上冲下来，然后，慢慢慢慢地搓。从夏至冬，每个夜晚，从不间断。

有一天，有人见他清晨巴早起来，挑了水不往生产队的食堂走，而是上了葱婶的屋。接连几天，天天如此。有人讲怪了，这葱婶新寡，这泉娃单身，难道？但是，但是，按辈分，葱婶是婶；按年岁，泉娃少五六岁呢。又一天，有人看见葱婶当面把泉娃挑的满满当当的两桶水全倒在她家屋前的空坪里，水白花花地流了一坪。咣当一声，葱婶把门关了，留下泉娃一个人空落地立在他的两只空桶前。慢慢地，他喝上了老白干（酒）。他喝得半醉不醉时，他就想起那一坪白花花的水。他看见那白花花的水一下子变高了，一下子变胖了，一下子变弯了，弯成了葱婶的白花花的身子。越想，他的老白干（酒）喝得越多，像喝白水一样。

慢慢地，生产队里的食堂不冒烟了。别人有别人的事，田里地里，更起劲下力，因为都是自家的了。他呢？还是横一根扁担在肩上吊两个桶，还是早早地出门。不同的是，一不去白沙老井，二不去生产队的食堂。走村串户，桶里装的是老白干（酒），卖酒去！他从不吆喝，逢人就伸个小竹勺往桶里舀一勺，让你滋溜喝一口，嘴巴一咂，买不买随你

的便。没人买时，他就一个人坐在树荫下，一勺一勺地舀，自己一口一口地喝，喝一口，看一下天上赛跑着的朵朵白云，喝一口，再看一下。有时，一口一口地喝，也不看天上，也不想事情，只侧耳听着，听着流淌如歌的白水声。

又是好多年后。泉老怪定坐在白洞水库的大坝上，他看着一大库浩浩汤汤的白水。阳光下的水面银光闪闪，三不三（不时）有一条或几条大鱼跃出水面，一团团鱼肚白在泉老怪眼前一闪，泉老怪轻轻地抿一下嘴，一线白水般的老白干自他的喉咙咕咕而下。水浩水汤，放水养鱼，鱼跃人欢。泉老怪看着水时，总是想起很多如水的事情，就老是欢不起来。

欢不起来的泉老怪对事情其实是有自己的见解的。比如说酒，他讲酒是水，又是火，水火也有相容时。比如说日子，有一天，他对正在写作业的中山叔的三娃子讲，写字时一笔一画要看清楚了要想明白了，才动笔。就进这个日字，要想往上出头，那是由不得你；往下踏踏实实地走，不是最好嘛，考试能考甲等，活就活得平安自在，一个甲子是不成问题的；看着日子走，站在一边不闻不问是看不见新生活的；看着禾苗一日一日地往高里蹿往粗里长，黄灿灿的禾苗铺天盖地时，日子也就香了；把日字放在大地上放在心坎上，天就发白了。三娃子一脑子糨糊看着泉老怪。好久好久，三娃子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难怪，难怪！你泉老怪的“泉”字，上下不就是个白水吗？泉老怪一愣，然后，一转身，瞬即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了。

善塘村里很多人背后都讲泉老怪脑壳怕是进了水。要不然，不会是咯个卵样子。只有进了水的脑壳，短了路，点不起“灯”，才会不亮堂。

善塘村人讲泉老怪的日子淡如白水，哪一天如水一样干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太不值得了。空来世上走了一趟“石灰路”（指从未尝过做男人或女人的味道），岂不是白活了一场！

有了很多钱的泉老怪很怪，别说是改嫁或死了男人的“二路货”，就是黄花闺女，也是不成大问题的。可至今，他没有娶到婆娘，也从不开口谈女人。最怪的是，全村人家都装了电灯，唯独他家里不装，常常是后半夜鸡叫了狗咬了，他才回来洗澡。一回到他的小土屋里，他点起了灯，是在白水一般的油（不是那种黑黑的煤油）上点的灯，灯光通

红通红的，火苗一下一下地跳荡着。在土坪上，泉老怪站直着身子，全身肌肉一股一股的，一大桶一大桶白水从头顶上冲下来，然后，溢流一身，白花花的晃眼。

泉老怪点起了灯的夜晚。有人看见，葱婶屋里的电灯彻夜不熄。

秀发已逝

那个早晨起了雾，冬日严寒的朝霞快九点钟才艰难地钻出来。

小镇的生意人却不管。早点摊前已红火了一阵子；店铺卷起了门帘，人和货都是挺精神的一个个；街上的汽车也像人，吃饱了，喝足了，油门加得老高，马达轰轰响，跃跃欲试，拉人载货……

桥端侧面有个岗亭，使人总联想起那里面曾有过日本鬼子，如今上面贴着酒广告也极像狗皮膏药太阳旗。这是个废弃的岗亭，白天就做了极好的生意场所，晚上则是乞丐流浪汉的宾馆旅舍。当然，这样的好处所谁先占到，那天的使用权便归谁。都极文雅，讲规矩，不乱来。

今天，岗亭是被一个中年妇女占到手。她不带做生意的行当，穿的也新潮，又背一个坤包。可是，看那双极活相的眼睛，就晓得做生意不是一年两年，娴熟得很，是个捞活钱的角色。果然，她轻轻地揭开坤包，抽出一张硬纸，展开，张贴在岗亭帽盖上，有几个墨写的大字：帮你剪头发，还给钱！就一手拿梳子，一手握剪刀，双眼滴溜溜地去盯过往行人。这时，一位农村大嫂牵着一个朴素的小女孩子直奔岗亭而来。她急奔上前，笑呵呵地打招呼。

“大嫂，早啊，剪吗？”

“算好多（钱）？”

“十块，多一个子儿不剪！”

“算了，剪吧。”

先梳几下，整齐了。接着就咔嚓、咔嚓，一绺，两绺，三绺。几下，只留得齐半耳的短发。剪发的中年妇女把剪下的一扎头发，用一个皮箍

绕缠了几下，紧了，放进坤包里。从坤包的内侧抽出一张十元钞。大嫂接过，脸上起了一点笑意。又用手往后脑搔一下头发，眉头皱了一下。

大嫂的一边站着个小女孩儿，约十一二岁，衣裤又长又大，显然是大人穿过的，还是掩不住女孩儿姣好的面容，乖态的长相，尤其一头黑发，浓浓密密，乌亮乌亮，像黑色的瀑布从头顶倾泻而下，下到后腰处，随便地结着一条花手帕，极是朴素与自然。朝阳在她的头上闪烁着。

“大嫂，娃娃也剪？”剪发的中年妇女惊喜地问。

大嫂弯下腰去，把女孩儿拉到中年妇女的面前，摸了摸女孩儿飘逸的秀发。

“要剪。”顿了一下，又阴阴地说：“不过，你是晓得的，几好的头发！算好多（钱）？”

“行！”中年妇女斩钉截铁地回，眼角闪过一丝狡黠的神情，又接着说：“‘好货不便宜，便宜不是货’。我们做生意的，是舍得花大本钱的。二十，二十总行了吧？”

大嫂没作声。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

大嫂摸着女孩儿的秀发，揉搓着，低低地说：“三十。三十，你就剪。”

剪发的中年妇女牙一咬，梳子在剪刀上一敲，“行，三十就三十。”

开始剪发，一小绺一小绺地梳，梳好，剪刀就咔嚓。才剪了两小绺，大嫂就喊，“何样剪？一刀比一刀短。”

小女孩儿的身体一直在扭动，脸上本是一百个不高兴。听得喊声，赶紧把手往脑后一搔，“太短了，我不剪，我不剪。”

中年妇女又把梳子在剪刀上一敲，说：“要晓得，我是出了最好的价钱的。”

大嫂归于平静，说：“剪吧，接着剪，别剪得太短。”又一小绺一小绺地梳，梳好，剪刀就咔嚓。

又不久，大嫂又喊，“何样剪？一刀比一刀短。”

小女孩儿的身体扭动得更厉害，一脸阴沉沉，说话带着哭腔：“太短了，我不剪，不要剪我的头发。”小女孩儿用双手捂住脑袋。

中年妇女把梳子在剪刀上重重地敲了两下，说：“三十，三十元哪，我是出了高价的！”

大嫂嘴中嘟囔着，却没有说出话来。是的，三十元！大嫂在想，三十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有很多的用处，或称几斤肉，或给娃崽买身衣服，或家里置件小家什……

又在剪，剪得更短，好似满田沉甸甸的稻穗被牛啃得只剩下三三五五的禾菟。大嫂的心在作痛，却又强忍着。小女孩儿已明显感觉到飘落的头发，她大声哭喊：“我不要‘盖盖头’，我不要‘盖盖头’！”

中年妇女在骂人，梳子在剪刀上起码是重重地敲了三下，“哪见过你们两娘女的，不卖钱，又没有人强迫你们剪？！要晓得，我是出了高价的！”

小女孩儿眼中溢出泪珠，吧嗒吧嗒往下掉，带着哭腔埋怨她娘：“我不剪的，我不剪的，你剪你的，还要我剪……”又呜呜地哭个不停。

大嫂情绪受了感染，又和中年妇女争了起来。争不赢，只好哄女儿，说：“不剪，也剪得差不多了，剪到钱，买一身好衣服穿，要得吗？”

小女孩哭声更大：“我不穿，我不穿！”

大嫂恨恨地对女孩儿说：“死女娃，不剪就莫读书算了。你想想，我养你们姐妹几个，容易吗？”大嫂的眼圈也红了，说完双手捂脸，蹲在地下。

小女孩儿立即不哭不闹不说话，静默着。

中年妇女一绺一绺地梳，一刀刀往下剪，就剪得很顺畅，舒心。剪完了，把头发扎起来，用手一掂，又一摸，满脸的灿烂。她利索而又大方地把三十元钱甩在大嫂蹲着的大腿上。

小女孩儿伏在岗亭的窗口上，望着滔滔滚动的河水，大声地哭喊，河风带着哭喊声传得很远，很远。

安生记

1

在草寨通往县城的路上，有匹高大的白马蹶起一股黄尘，如风急骤般的冲大道上一路飞奔。黄尘中的粉粒在金色的太阳映照下，像天上撒下一片金粉，炫得人的眼睛好痛。侧卧在路旁的二狗癫子半睁半闭，摇头晃脑，自言自语。

他说，白云是白的，想吃的米饭是白的。

他说，夜晚是黑的，难熬的生活是黑的。

他说，一个人站着，影子也是倒下去的。

他又说……

他还说……

有谁去听，一个癫子的疯言乱语。有谁听懂，不着边际，无根无据。

山道上又是呼啸而来一队又一队马队，卷起漫天黄尘。无数匹马蹄踏出雨点般急骤而欢快的声响，紧逼那匹高大如风的白马。

白马无缰，冲天而啸，转而立定。黑压压地紧逼上来的马队一下子蒙了，跟着停了下来，有好几匹马还后退了几步，倒抽了一口凉气。那白马主人高大魁梧，身着挺括的军服，眉宇间有几分镇定。他大喝一声：“众军士，听我号令！三连占领后山高地，四连断后，一连阻击……”声声气运丹田，威严洪亮，在群山之中回旋。

忽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几队人马不明情况，不知底里，不敢贸然行事。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瞅瞅你，脸上堆出几分惧色与疑惑。然后，一个个都一起把目光投向他们的头领。那头领一直用手指挖着鼻眼，眼光紧紧地盯住前面那匹高大白马，眼光掠过白马，死死地“吃”在那个乖态的红衣女郎身上。马队中有人走近他身旁，在他耳边一阵嘀咕。他方才回过头来，马鞭往马屁股上一抽，勒住马缰，回转开来，一声喊：“撤——”

一阵阵马蹄声远去。

那匹高大的白马昂起脑壳，忽冲天空一声长嘶，久久地回响。白马上的军官先是迟迟疑疑地看了四周，才收了一脸的紧张，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伸手擦了擦脸上的汗，下得马来，把红衣女郎一把抱了下来，就一遍遍地拍打她一身的灰尘，紧了紧她的衣物，又挽了衣袖替她擦汗，说：“香月妹子，没事了，一切都会好的！”那军官做着这一切时，红衣女郎一直没有作声，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的脸，一刻也不离开。那眼神里有水，似春水一样荡漾。

红衣女郎是我奶奶香月，才16岁，却长得毛格楚楚，水眼汪汪，又好个身材，看看，胸早丰起来，腰如蜂腰，臀也肥了。在家，香月是爹妈的心头肉，是哥嫂的乖巧妹妹。一出了门，一村的后生小伙目光都围着她转，谁见谁都想挖几眼，那可是日思夜想的水中月，香喷喷的白馍馍。红衣女郎却似没看见一样，只想着自己的心事，想着她的春生哥。

那高大军官就叫春生，和香月打小总在一起，放牛、打柴、拾稻穗。春生总帮着香月，护着香月。香月也总是春生哥长春生哥短地叫，还三不三（湘西南方言，意即时不时）就在春生哥面前撒个娇。香月喜欢花，春生就汗淋淋地满山上跑，采好多好多的花，扎成一簇簇。每扎成一簇总放一朵蛮高蛮大蛮艳丽的红花立于中央，四周各色花儿簇拥着。然后，双手捧给香月，香月接了花就说一声：“花儿朵朵美，春生哥哥帅！”说完，就半掩着嘴笑，漏一路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再一看，香月脸上的两个小酒窝好美。春生立即觉得受了奖赏，忘却了疲累，生出许多的欢快。蹲下来看一下花儿看一下香月，看一下香月又看一下花儿，春生脑壳里便显现一个念头：香月是花，花是香月。这时，二狗准会来捣鬼，偷偷地从香月手中夺走了那簇花，香月急得直哭。春生看看香月，拔腿就追二狗。身后落下一阵嘻嘻的笑声，那个高瘦黝黑的琴琴就领头唱：小崽仔，鬼婆仔，一心想着配对子……香月和春生各自掩着羞得绯红的

脸庞，飞快地各自回家。没多久，两人又凑到一块了。

一切都已远去。

那是儿时的记忆。睹物思人，想起那朵花，想起那把稻穗，想起那捆柴禾，想起那个眼神，想起那追赶嬉戏的场面，一切如同就在眼前。香月的心就怦怦地跳个不停，毛格楚楚的双眼忙低下来，不敢看前方，也不敢张眼四顾，只定定地看着自己的脚尖尖，一双手老是翻来覆去地绞着自己的衣角。脑壳里一百次一千次地显现出春生哥无比亲切英俊的模样，心中已是一万次轻轻地喊着她的春生哥了。她的心就跳得更厉害了，双眼往四周一看，只一下，忙收了回来。这样的场面，在路上，在山下，在塘边，在田垄，在花丛中……都是一天无数次地出现。真个是乡村孩子的日记，用不着写在精美的日记本里，用不着天天挂在口头上，一切是深深地烙在心里，永远不会变色，永远不会腐烂，永远鲜活如初。

在白天，香月总是很忙，也总是很欢快。秋日里，一束束柔和的阳光，一股儿一股儿微温的山风习习。凤形山腰上，叶笛声声送过去飘过来，清脆迷人，嘹亮在山野，和着飞鸟的啼鸣，几个小孩儿用双手握成圆筒状鼓起喉咙“喔喔喔”地喊叫，使静寂的群山老人松开了绷紧的脸，露出了笑容，敞开了胸怀，说：孩子们，早啊！来吧，阳光雨露是你们的，青青草地是你们的！孩子们尽管脚上沾满了泥泞，眼睛里跑进露水，他们的脚步仍是那么轻快，笑容依旧灿烂如花。在弯曲的山路上迅跑如飞，眼睛发亮，挑着有草的地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唰唰唰地挥起镰刀，一刀接一刀，一刀快似一刀。香月含着叶笛，梳一根大辫子甩在脑后。上了山，随意地摘一朵山茶花，插在头发上，又嫩又润，绰约多姿。一件红花布上衣，又短，又窄，显得很有些年月了，但红花鲜艳如初，白底洁净似新。香月随镰刀飞舞，一步步地沿着绿色的斜坡往上边割去，往下边割来，推剪子一般，香月的腰身起伏摇曳。

在黑夜，香月分明觉得自己抬眼望天，低头看地，漫天漫地的一片黑咕隆咚，心里头也老觉得空空荡荡的。环目四顾，无声无息，无疑自己孤苦伶仃被遗弃在荒天野地的寂寞之中了，手中握着的那把镰刀也不听使唤了，一刀慢似一刀。

她不知自己怎么啦？

难道是春生哥走了的缘故？